

中国古玩鉴定系列

王敬之
主编

平时不烧香 / 临时抱佛脚 / 有了《抱佛脚》 / 宝贝跑不了 /

鉴识 藏传佛像

金 申 著



它承载着藏传佛教的神秘

／ 叙说着中华大家庭的古老文明



福建美术出版社

• 中国古玩鉴识系列 •

王敬之 主编

鉴识藏传佛像

金 申 著



福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鉴识藏传佛像 / 金申著. — 福州: 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6
(抱佛脚丛书. 中国古玩鉴识系列)
ISBN 7-5393-1135-5

I. 鉴... II. 金... III. 喇嘛教—佛像—鉴定 IV. 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35798号

中国古玩鉴识系列

王敬之 主编

鉴识藏传佛像

金 申 著

策 划: 文瀚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敬之

装帧设计: 王敬之

电脑制作: 王兆春

出版: 福建美术出版社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 350001)

发行: 福建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7520545 传真: 7535294)

制版: 以琳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福州市南方彩色印刷公司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2.5

版次: 200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书号: ISBN 7-5393-1135-5/J · 1112

定价: 29.8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寄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酷爱收藏的民族，历史上的收藏大家代不乏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华大地上更是掀起了一股全民“收藏热”。但是收藏是一种学问，别说初入道的人，就是老于此道的人，有时一不小心也会上当受骗。如今市场上书画、古玩“新假破”充斥不说，连拍卖会上都时有赝品，这确实是一个令收藏者挠头的问题。

基于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抱佛脚丛书”，分为“中国书画鉴识”和“中国古玩鉴识”两个系列。这套丛书特别强调“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目的就是想为广大收藏爱好者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丛书的所有作者，都不仅是研究专家，而且是“藏家”和“玩家”，都有一定的实战经验，都在各自熟悉的领域“捡过漏”，书中发表的作品有些就是他们自己的藏品。

《鉴识藏传佛像》作者金申先生，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是著名的佛造像研究专家。本书将藏传佛像的渊源、流派与样式作了系统的介绍，是一本鉴识藏传佛像的小型工具书，对佛像的收藏者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过去常听到老师批评那些上课不认真听讲，临考试拼命啃书的人是“临时抱佛脚”。那么，“临时抱佛脚”有没有用呢？恐怕还真管用，因为大多数人确实都因此过了考试关。在收藏方面想必也能如此，问题是要抱“佛脚”，而不是抱其他的脚。我们的书是“抱佛脚丛书”，抱的正是“佛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有了《抱佛脚》，宝贝跑不了。”请相信，这句话是真的，热衷于收藏的朋友们，您不妨买一套书临时抱抱“佛脚”试试。

福建美术出版社·文瀚工作室
2002年6月

目 录

一、引言	1
二、斯瓦特佛像	3
三、克什米尔佛像	10
四、尼泊尔佛像	19
五、东印度佛像	28
六、西藏佛像	35
1. 藏西造像	35
2. 西藏中部的造像（14世纪前）	41
3. 藏西中部造像（14世纪后）	43
4. 藏东地区佛像	50
5. 藏传佛教流布区	53
七、蒙古地区佛像	58
1. 内蒙古地区	58
2. 喀尔喀蒙古佛像	66
八、汉区藏佛	72
附录：历年藏传金铜佛拍卖价格举例	76



一. 引言

藏传佛教是指七世纪在西藏地区形成的以藏语为载体的佛教，有显密二宗。其教派众多，教理繁奥，神祇更是庞杂，至今没有确切数字。藏传佛教极重视以美术弘扬教法，(即所谓“五明”之一的“工巧明”)，遗留的数量庞大的壁画、唐喀、雕塑等美术品是世界上各国学者热心研究的对象，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地理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西藏佛教艺术与毗邻的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地的佛像以及内地汉传佛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单尊的金铜佛像，易于流动，分布广泛。历史上又有尼泊尔人、藏族、汉族工匠的四出授艺，因此使各地制作的佛像既有自身的鲜明特色，又会有它种外来因素的浸润，有时同

一尊小铜像，也能体味出以某种风格为骨架，同时又掺揉有几种其它因素，追根溯源是很有趣味的事。可以说分析其产地风格和时代特征是确切地把握佛造像的津钥。

西北印度的犍陀罗(2—5世纪)和印度本土的马土腊(秣菟罗，与犍陀罗艺术大致同时)这两大系统的佛像是一切佛造像的源头(图1—2)，西藏造像也不例外，不管怎么变化，也不能



图1 印度马土腊式佛立像 七世纪



图2 犍陀罗石雕佛像 舍卫城双神变 4-5世纪

离其宗。下面就将几个大的西藏造像的流派分析一下。但有的造像流派在其原产地并不属于藏传佛教，如斯瓦特式、东北印度的帕拉式等，但由于教义上有关联，所以其造像样式也被西藏所接受，并加以摹仿

制作，因而表现的神祇造型上多大同小异，在叙述西藏佛像时是必须提及与上述这些外国造像的互为渗透之处，此外这些外国佛像也常能在我国的宫廷和寺庙中发现，故也有必要放在西藏佛教系统中探讨。



二、斯瓦特佛像

斯瓦特(swat)为今巴基斯坦印度河上游支流的斯瓦特溪谷地区,为兴都库什山脉的东南侧、白沙瓦以北,与克什米尔地区比邻。我国古代称其地为乌仗那,乌长等,属北天竺。晋代高僧法显(于公元402年)、北魏慧生、唐玄奘都曾拜谒过此地。《大唐西域记》卷三“乌仗那国”中记载,许多著名的佛经故事即流传在这一带,如尸毗王割肉贸鸽等。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曾派末田地迦罗在此地最早雕刻了弥勒菩萨像供置等。

斯瓦特河流域当年曾建有一千四百余座寺院,但唐玄奘记录时已多半毁坏了。我国古代文献中,从北魏时即有乌仗那僧人来中国传教的事迹,如《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法云寺即西域乌场国胡僧昙摩罗所建,僧房皆为胡饰,从西域携来的舍利、佛牙、经像都收藏

在此寺。《全唐文》卷九百十三载长安授记寺婆罗门僧达摩战陀为乌仗那人,曾画千臂菩萨像,画样流布天下^①。西藏宁玛派(红教)祖师莲华生也是乌仗那人,他在公元8世纪时应吐蕃赞普柳松德赞之请由印度东北部的那烂陀寺入藏传播密教,于拉萨东南首创西藏第一座佛寺—桑耶寺,影响深远。综上所述可知斯瓦特地区历史上佛教兴盛,人文荟萃。

从造像系统上说,大乘佛教是兴盛于北天竺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中心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一带,斯瓦特地区也属犍陀罗艺术范围,近年根据发掘物推断,很可能这一带是最早制作了佛陀本人亲自出场的佛像^②。5世纪时,由于白哒人(白匈奴)侵扰犍陀罗地区,佛教徒遭迫害,逃往斯瓦特山区,使这里佛教一度复兴,成为以莲华生教义为宗旨的金刚乘派的中心地。犍陀罗石雕5世纪后基本告终,代之以斯瓦特包括克什米尔地区制作出了许多独具



特色的佛像，至今引人注目。传世的斯瓦特佛像也多为7—9世纪之作，它与犍陀罗石雕虽有血脉关联，但自身风格也很强，也可以说是犍陀罗晚期的变貌并融入了中亚文化的某些色彩。

10世纪后斯瓦特的佛像已难于发现，此现象应与10世纪中叶后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侵入有关。

斯瓦特地区与西藏地区关系密切，吉尔吉特和拉达克的列城是两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口和边贸中心。西藏人视拉达克与斯瓦特为神圣之地，这里制作的佛像在西藏人心目中更具灵异色彩，故斯瓦特佛像历史上即流入藏区。在明清时，西藏的高僧喇嘛进京朝觐皇帝，每每也携有所谓大利益梵铜古佛进呈，这些所谓梵式古佛多指的是外国佛像，故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內尚藏有数十尊斯瓦特铜佛，即缘于此。

尽管斯瓦特佛像严格说并不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佛像，但教义上与西藏佛教同属金刚乘(以《金刚顶经》为依据的密宗)，所

谓金刚密法即由莲华生和寂护传入西藏，在教义和造像样式上都给予了西藏重大影响，故亦一并探讨。

19世纪末斯坦因曾来此调查，根据1956年意大利考古队发掘布托卡拉佛塔的出土物和现存斯瓦特溪谷的摩崖石刻佛像以及传世的铜造像，斯瓦特佛像的整体面貌可大致清楚。

斯瓦特佛造像，整体造型框架多数为坐像，主尊结跏趺坐，手印较为单纯，一般右手作予愿印，左手掌心向上，有的作抓衣角状，菩萨左手持水瓶。下承束腰形的大莲花座或方台座，整体安定凝重，一望而知仍是犍陀罗造像的大框架。(图3、4)

方台座左右为二蹲狮，边框有的饰连珠纹，仍是犍陀罗台座的基本样式。独具特色的斯瓦特台座样式是束腰的大莲花座，莲瓣舒展宽阔，薄如叶片，此种莲花座样式也影响到了克什米尔和尼泊尔，乃至西藏西部造像上也能发现其变化



图3 斯瓦特铜佛坐像 8世纪



图4 斯瓦特铜佛立像 9世纪



了的形态和痕迹。此外，岩石形或似积木重叠而成的台座样式，（此种台座为明王、神王、护法神类的台座称为瑟瑟座）也是斯瓦特造像的特色之一。（图5、6）



图6 斯瓦特金刚萨埵



图5 斯瓦特莲花手菩萨像 9世纪



佛的面相较圆浑，肉髻的大小高矮也适度，螺发有的不明显或作阴线刻画出螺发纹路，有的佛头部肉髻上生有儿出花叶，这是斯瓦特较为独特的现象。眼白和眉间白毫喜嵌银是其特色。眼型多为大杏眼，强调眼睑，眉毛高挑。

佛陀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呈规律的U形，较为稠密，布满全身，以小臂部最为细密，这种衣纹无疑是从犍陀罗的写实性衣褶变化而来的，是犍陀罗晚期衣褶走向公式化，程式化而呈现的装饰性样式。(图7)

菩萨束发，高耸呈扇形，冠式为三枚片饰组成的基本格式，正中饰有弯月，此种冠式据考证可追溯到波斯萨珊时代(公元2—6世纪)的冠式。束冠的缯带在两耳上方结束成折扇形，头发分成两绺垂于两肩，缨络、项饰、手镯等均较粗大简略。(图8、9、10)

总体看，斯瓦特造像很为饱满，立体感很强，注重远观效果，样式简练，细部刻化恰到好处，具有很强的雕塑性，仍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着犍陀罗造像的遗风，对克什米尔和西藏西部造像样式影响很大。其铜质多见为青铜，一般多不鎏金。

题材上早期造像除佛陀外，弥勒、观音、文殊等都可见到，也有饰有四佛的青铜小塔。9世纪后晚期造像可见有大日如

图7 斯瓦特佛坐像 9世纪



图7 斯瓦特佛坐像 9世纪



图8 斯瓦特菩萨坐像 9世纪



图9 斯瓦特阿闍佛像 9世纪



来、金刚萨、马头观音等密教佛像。

斯瓦特地区的佛教雕塑的样式为世人所解不过是数十年之事，其在佛教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颇可深入探讨。(图11)



图10 斯瓦特莲花手观音 9世纪



图11 斯瓦特马头观音 9-10世纪



三. 克什米尔佛像

与斯瓦特佛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即克什米尔佛像。有些时候这两类造像由于样式接近，在论证产地时亦有混同的现象，各执一说也是学术上的正常现象，互不为谬。

克什米尔(kasmira)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中部有西段喜马拉雅山脉，群山环绕，地势高峻。克什米尔在汉、魏、南北朝一度被称为罽宾。唐代称为迦湿弥罗，唐高僧玄奘、悟空、慧超均到过此国。

克什米尔东北接吐蕃(西藏)，西通犍陀罗，南面是印度，地理位置正处在诸种文化的交汇之处，故造像上常可发现诸种造像因素。

克什米尔的僧侣以博学善辩著称，佛教史上有名的在迦腻色迦王(在位公元78—103年)支持下第四次结集所谓“迦湿弥罗结集”即是在此地举行的，佛教的派系正式分离成大

乘和小乘。北魏到唐初，克什米尔有多位高僧来中国传法译经。我国的汉文大藏经中出自克什米尔僧人译出者极多。10世纪时西藏西部古格国王选派二十一人赴克什米尔学习密教，归来时又邀请了三十二位克什米尔高僧来古格传播佛教和协助造像。对西藏后弘期佛教(藏传佛教从833年朗达玛灭佛前称为前弘期，百余年后978年前后佛教复兴称后弘期)影响颇大。1339年克什米尔为伊斯兰势力侵入，佛造像亦中断。

克什米尔造像和斯瓦特造像样式上颇为接近，有时同一尊造像的产地归属也有争议。在风格来源上，除了犍陀罗、印度笈多时代(320—600年)马土腊式和萨尔那特式造像也给予了克什米尔以重大影响。

克什米尔佛像头部浑圆、宽额、丰颐、耳垂极大，垂至肩部。额间白毫扁圆而大，有的用紫铜或白银镶嵌。突出的感觉是双眼大而开张，眼睑轮廓分明，眼白嵌银，眼部在脸



图12 佛坐像 克什米尔 9世纪 高26厘米 美国华盛顿大学博物馆藏

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双眉高挑而长，眉弓突起，也有眉弓上再刻阴线并嵌银者。嘴型小巧优美。肉髻高矮适度，螺发也较平缓，不似有的西藏清代佛像螺发尖锐刺手。这种突出双眼，表情生动的脸部其实也并非凭空创作，它实际上也是以本地人种的面貌为依据而不自觉地制作出来的。也有克什米尔佛像脸部制作极为模糊不清，五官含混，不知是工艺上

的原因还是其独特的审美观念使然。（图12、13）

佛的大衣亦为通肩和袒右肩式两种，衣纹式样上有马士腊式的U字形和萨尔那特式的无衣纹大衣，仅在领口，袖口作出大衣的边际线，以示大衣的存在，大衣紧贴躯干，有的



图13 佛立像 克什米尔 9世纪 高43厘米 日本新田藏



图14 宝冠佛立像

高52厘米 9世纪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感觉大衣在正面并不存在，只是身后搭有披风的感觉。晚期的佛陀也象菩萨一样戴冠和饰有项链、手镯等。这种在佛陀神格造像上加饰菩萨格的装饰，使佛陀也呈菩萨妆，即所谓装饰佛。大约8世纪前后开始

见于斯瓦特和克什米尔佛像的，以后此种装饰佛也不时可见于尼泊尔和西藏佛像上。(图14)

菩萨戴高冠，冠饰巍峨高耸，冠正中饰有坐佛、宝瓶、宝塔等，以为标帜菩萨的身份。也有正中饰来源于波斯萨